

花甲重逢,痴长61岁了。差别是出生的那一年的阳历日期是农历丁酉腊月年末,即俗称的鸡尾巴,而同样的日子,今年却是正月初,变成鸡头了。

几度闭眼开眼,大半辈子过去了。检点平生,为了不负生肖,就以鸡之五德来对照一下,《尔雅翼》有云:“(鸡)戴冠者,文也;足搏距者,武也;敌前敢斗者,勇也;见食相告者,仁也;鸣不失时者,信也。”暗暗自忖,戴冠即为文,想来是文采精华之意,而非滥号中的经纬地。这样的话,教书育人三十余年,传道授业解惑弟子数超过至圣先师的自己,是否配得上这字?至于仁信,那一直是追求并力行的。而武勇,和平时期不需要上战场。一介书生,也少有几匹义勇为的机会。不过能够做到“耕云钓月,俯仰五侯”与具有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的勇气。想来也不会玷污这两字。

如此重视自己的属相,主要是鸡对于我华夏民族而言,其联系是太紧密了。《诗经》中有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”的记载,《老子》中有“鸡犬之声相闻”的描述,可见其历史的悠久。汉末的曹操用“千里无鸡鸣”来形容黄巾战乱之后的荒凉。东晋的陶渊明则用“鸡鸣桑树颠”的农家景象来表达他归田园居的喜悦。可见其与人类生活的密切。更进一步的是鸡的那种黎明报晓特性一直为人称道。李贺称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,王安石在杭州飞来峰上“闻道鸡鸣见日升”。唐伯虎在赞美了“武距文冠五色翎”之后,特别点出了那“一声啼散满天星”的威力,

说“铜壶玉漏金门下,多少王侯勒马听”。诗人们如此颂扬这种特点,想必是那到那时即啼,万古不变的行为蕴含着形而上的哲理。孔子便认为形上为道,形下为器(工具)。而“君子不器”即不做别人的工具。所以赞美了鸡,便是赞美了道,赞美了君子。

丁酉杂感

胡中柱

有趣的是,神仙世界鸡也有地位。李白的“空中闻天鸡”,想必不是凡禽。而一本《西游记》内多少妖魔精怪,俱是飞禽走兽、花木虫所化。连农家的宝贝、生肖列位的牛都有份。惟独鸡不但是妖,反而是神,两度下界帮助了取经僧。一次是那天下无敌手,连如来佛都对之没奈何的蝎子精,被下凡现出原形的昴日星官——双冠大公鸡仅仅啼鸣几声,蝎子精当即僵硬而死。另一次是蜈蚣精,被毗蓝菩萨,乃昴日星官之母,用一枚绣花针降服。可见在吴承恩先生的心目中,鸡有着不凡的地位,不知他老人家属什么,待考。

遗憾的是,不知从何开始,鸡被污名化了,专指一种不太名贵的职业。稽之古书,唐宋诗文尚雅,未见类似字眼。在《海上花列传》,《九尾龟》,甚至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中,兔子、猫、马、黄鱼都曾经做过充任。鸡因为同音,更是方便。据《性文化词语汇释》所言,鸡指妓来源于香港。鸡窠指妓院,鸡头指拉皮条的人,野鸡是私娼。后来便渐渐“一统天下”了。

如此之语已属低俗粗俗了,不但对不起人更对不起鸡。值此鸡年之际,当拨乱反正,为国为民,闻鸡起舞,奋发作为。

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过,说夜色是最美的,人在夜色中会变得生动而富有灵性,而女人则更加楚楚动人。这不知是夜色的掩饰,还是人在夜色中不再像白天那么拘束?我有个习惯,每天晚饭后,无论多晚,不管风风雨雨、暑宵寒夜,都要去室外走走,早年是跑步,后换作散步,这并非想把自己变得生动或楚楚动人,只是想趁着晚间的空闲,释放心绪,活络筋骨,让心灵有个短暂的休憩。

一路都是风景

陈德平

夜行是寂寞的,没有陪伴,没有对话,只是你一个人切入茫茫夜色中偶遇独行。然而夜行又是自由自在的,这是一天中最轻松舒展的时刻,你可以把脑子放空,什么也不想;也可以东张西望,环顾左右,边走边看,随心所欲。如此一路过去,沿途风光尽收眼底,往往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,使枯燥乏味的夜行变得富有趣味而快乐。

我时常视心情而择路,当心需要安静的时候,就走那些长着茂盛花木的林荫大道,看那如女子长发飘逸般的垂柳,看那黄成一片的银杏叶,看

那倒映在小河里的树上弯月;或仰望满天星空,听幽幽虫鸣,闻各季花香,在空旷静谧中享受着大自然的安宁,走着、走着,心静了,不再浮躁,忘却了红尘里的碎碎烦烦。而想热闹的时候,就沿街而行,看缤纷各异

一路都是风景

街景,看忙于各种生计的人们,在匆匆而过的街景中感受当下世事和生活。我感到路过的每个门店就是一个景点,都藏有故事,时间久了,就像朋友一样熟悉。这不,建材商店店主照例一边托着饭碗,一边在看桌上的一台微型电视。这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,戴着副眼镜,在这里已开店多年。门外停着辆三轮车,可能刚卸完货,脸上灰蒙蒙的。他吃晚饭总过钟点,有时和老婆一块吃,只有暑假儿子从老家来,一家三口才在门口围着几张拼凑而成的凳子有滋有味地吃着夜饭,一看就是本分勤人家,生意不大,却也舒坦自在。哟,这理发店怎么又变小了?开始这家理发店生意可是好得不得了,理发要排队等候,一下在街面还开出了第二分店,又是装修,又是扩容,一派兴隆景象。可没多久,店就关了,现在连主店也割出大半租了出去,看来一口不能吃个胖子。市场的博弈往往于无形中见血刃,这些年实体店生意难做,更何况小本经营。一

些店经常改头换面,有的饭店没开几天就关门大吉;有的干脆做起了快递或快餐,并借力于互联网。最夸张的是那些房产中介店,一夜间如雨后春笋齐挨挨的遍地都是,可一遇“严寒”,又像花儿似的纷纷凋落。这家龙虾馆倒是长盛不衰,生意季节分明,天冷清淡天热繁忙。每每到了夏夜,食客们来了一波又一波,门庭若市,桌子都摆到了门外。店老板一张圆脸热汗涔涔,忙得不亦乐乎。噢,这家文具店怎么改成了小教室?几个学生正趴在桌上做作业,一个男人在旁指点着什么。一瞧店名叫“快乐四点半”,顾名思义下午放学后,那些暂没有去处

一路都是风景

或需补课的学生可到此落脚。这里与学校毗邻,店家真会抓商机。这棋牌室里总是灯火通明,一眼望去,牌桌前人头攒动,烟雾缭绕,左邻右舍的牌搭子三三三两两鱼贯而入,在这里消磨着时光,寻找着乐趣。这就是老百姓的日子,平淡庸常。有时,我会情不自禁地停在一群跳舞的大妈旁观赏起来,不知为悦耳的乐曲所吸引,抑或被优美的舞姿所打动,从那柔软的身段望去,看不出这是一群上了年纪的人,不由为她们热爱生活的劲头所感染,心不再寂寞。

走走看看,一路风景,大千世界,人生百态,令人怀。市场如万花筒,夜行,给我带来了身心愉悦,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不断变幻的世界。

我宁愿相信生命是一种轮回,只在这一刻,我才可平复内心莫名的颤栗和对于生命的困惑。那些悲伤的家属我无法抚慰他们,我只默默地祈祷并安慰着自己,在生命的彼岸,亲人们最终还会团聚。惜别,却不能不别。

有一个职业经理人,他的太太患癌症很多年。她经历了几乎所有癌症的治疗。最初的腹部局部切除手术,后来复发,她接受了器官移植;不久,癌细胞血液淋巴转移,又开始化疗;最后侵犯到脊柱,压迫神经剧烈的痛,又开始了微波治疗和放射治疗、中医中药,他们甚至求偏方,寻觅着天地间的任何一丝希望。每一次,一旦病情有了恶化,她的丈夫如同对待一个新的巨大投资项目,查阅资料,仔细研究,和医生商议最佳的治疗方案。无论他多么的忙碌,一定要亲自陪同前往医院。

秋天的那个夜,在上海思南公馆,静谧的欧式花园,星星点点柔和的灯光,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宁静。在朋友的晚宴上,我邂逅了梅,其实癌细胞已经侵占了她的整个身体。除了有些消瘦,我几乎看不出她的病态,她有些苍白的脸,一双会说话的眼眸,扑闪着,她总是笑着,笑起来眼睛似乎是一轮明月。她穿着红色的长裙,紧随着她丈夫。朋

友说,梅病了许久了,没有了当年的妩媚,没有了白皙透红,更没有了羞月闭花的美丽。其后,梅也会疑问一些治疗的问题,却从无怨,更加没有悲伤绝望。她总是说:“我的孩子还小,最起码的目标是坚持看到他跨进大学的大门”。可是,这有多么的难。被迫离开岗位已经许久了,但是她依旧关注着她喜欢的银行投资,贷款紧缩,以及华尔街经济,对于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,说起来,她甚至眉飞色舞。梅的丈夫总有些沉默,有一丝丝的忧伤。刚刚结束了美国之旅,他们在黄石公园,搭起了帐篷,金色的夕阳下方,寻觅着天地间的任何一丝希望。每一次,一旦病情有了恶化,她的丈夫如同对待一个新的巨大投资项目,查阅资料,仔细研究,和医生商议最佳的治疗方案。无论他多么的忙碌,一定要亲自陪同前往医院。

我是大学毕业后,进的南汇汇公司,被分在修理车间工作,并兼任团支部书记。虽然在车间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,但作为一名跨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,整天与公交机修工们摸滚打爬在一起,很快被他们那种对工作的热爱、性格的开朗、为人的憨厚和做事的认真所感染。特别是去年除夕修理工们的那顿年夜饭,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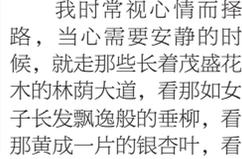
说“铜壶玉漏金门下,多少王侯勒马听”。诗人们如此颂扬这种特点,想必是那到那时即啼,万古不变的行为蕴含着形而上的哲理。孔子便认为形上为道,形下为器(工具)。而“君子不器”即不做别人的工具。所以赞美了鸡,便是赞美了道,赞美了君子。

有趣的是,神仙世界鸡也有地位。李白的“空中闻天鸡”,想必不是凡禽。而一本《西游记》内多少妖魔精怪,俱是飞禽走兽、花木虫所化。连农家的宝贝、生肖列位的牛都有份。惟独鸡不但是妖,反而是神,两度下界帮助了取经僧。一次是那天下无敌手,连如来佛都对之没奈何的蝎子精,被下凡现出原形的昴日星官——双冠大公鸡仅仅啼鸣几声,蝎子精当即僵硬而死。另一次是蜈蚣精,被毗蓝菩萨,乃昴日星官之母,用一枚绣花针降服。可见在吴承恩先生的心目中,鸡有着不凡的地位,不知他老人家属什么,待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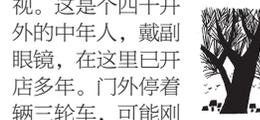
遗憾的是,不知从何开始,鸡被污名化了,专指一种不太名贵的职业。稽之古书,唐宋诗文尚雅,未见类似字眼。在《海上花列传》,《九尾龟》,甚至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中,兔子、猫、马、黄鱼都曾经做过充任。鸡因为同音,更是方便。据《性文化词语汇释》所言,鸡指妓来源于香港。鸡窠指妓院,鸡头指拉皮条的人,野鸡是私娼。后来便渐渐“一统天下”了。

如此之语已属低俗粗俗了,不但对不起人更对不起鸡。值此鸡年之际,当拨乱反正,为国为民,闻鸡起舞,奋发作为。

我是大学毕业后,进的南汇汇公司,被分在修理车间工作,并兼任团支部书记。虽然在车间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,但作为一名跨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,整天与公交机修工们摸滚打爬在一起,很快被他们那种对工作的热爱、性格的开朗、为人的憨厚和做事的认真所感染。特别是去年除夕修理工们的那顿年夜饭,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

醉春风 (中国画) 喻军



一路都是风景



鸡肖形印



徐庆华



陈建华



何积石



朱鸿生



夏宇



吴颖



瞿志豪

会宾楼京菜馆

任溶溶

新中国成立前后,上海有两家京菜馆。一家是会宾楼,在四马路福建中路东首,吴宫饭店东隔壁,一家是悦宾楼,在湖北路四、三马路之间。两家京菜馆我都去过。但会宾楼就在儿童书局对马路,我常上儿童书局,因此会宾楼去得最多。

到会宾楼我吃什么?只记得我每次都点溜黄菜这个菜,还有酸辣汤。溜黄菜就是溜鸡蛋,把鸡蛋溜成鸡蛋糊,口感好,味道好。那里当然还有别的菜,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还有就是我爱吃那里的银丝卷。面皮里面包着一根根面粉银丝,又好看又好吃,只有京菜馆能吃到。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,会宾楼和悦宾楼都关掉了。我吃京菜就到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园。记得有一个菜是蒸鱼,叫李家什么鱼,我很喜欢。后来才有了燕云楼。我常去,还吃到北京烤鸭。想来当时会宾楼也有烤鸭,可我没吃到过。我那时候经济不宽裕,在会宾楼从不过问高级菜,只能吃吃溜黄菜而已。

说到会宾楼,我还想到一件事。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,一位女服务员参了军,那一天穿着解放军军装来会宾楼向伙伴们辞行。我们碰巧见到她,都向她祝贺。她这就要去解放我的老家广东了。

么一句,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不是吗,置身于没酒的“年夜饭”的氛围中,我明显地感受到,少了许多酒席上常能听到的海阔天空的对话、大话和假话,却多了不少温文尔雅的真话和推心置腹的实话。大家谈工作,说家常,道未来……情切切,语绵绵,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集体的温暖、职工的情义。再次,是别有风景。“啊——张大嘴巴,我喂你一块红烧肉!”席间,来自安徽的汪树林用筷子夹着一块硕大的红烧肉,嚷嚷着直往川

理工工的年夜饭

陆笑一

了,就主动去上岗换别的修理工,直到大家都吃上年夜饭为止。一共轮了三拨,用时近4个小时。每一拨轮换时,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抱拳、握手或

来一个拥抱相互祝贺;每一次轮换都会掀起一个喜庆的小高潮。其次,是以茶代酒。“以茶代酒情更浓……”举起飘逸着袅袅茶香的杯子,不约而同地碰一下,不记得是谁说了这

说这是一顿特殊的年夜饭。这它特殊,首先是轮流入席。由于车间必须要有部分修理工坚守岗位,以随时应对营运车辆抢修之急需,所以各工种的值班人员只能轮班吃年夜饭,自己觉得吃得“满意”

说这是一顿特殊的年夜饭。这它特殊,首先是轮流入席。由于车间必须要有部分修理工坚守岗位,以随时应对营运车辆抢修之急需,所以各工种的值班人员只能轮班吃年夜饭,自己觉得吃得“满意”

籍机修工王绍金的嘴里塞。随着一声“要得——”王绍金夹起了一块油爆鱼,回敬了汪树林……别看我们的机修工平时都是勤于工作埋头干活的“工匠”,一旦“萌”起来,还真是可爱得别具一格。我赶忙用手机捕捉了这些天真的憨态,并通过微信一一发给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,共同分享这快乐的瞬间。

十日谈

春节不休息

虽然是过节,却还有许许多多岗位需要人坚守。